

又名：蘇北少年「堂吉訶德」

# 造日子

畢飛宇 著



男孩以玩瘋的每一天，

來消磨物資貧乏年代的空虛與無所事事的寂寞。

生活縱然有諸多無聊甚至無奈，但可以自己創造內容。

白日夢有多美，生活就可以有多美。

# 造日子

又名：蘇北少年「堂吉訶德」

畢飛宇——著



畢飛宇作品集 01

# 造日子（又名：蘇北少年「堂吉訶德」）

---

作者	畢飛宇
責任編輯	施舜文
發行人	蔡文甫
出版發行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 / 02-25776564 • 傳真 / 02-25789205 郵政劃撥 / 0112295-1
九歌文學網	<a href="http://www.chiuko.com.tw">www.chiuko.com.tw</a>
印刷	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	2013（民國102）年8月
初版2印	2015（民國104）年11月
定價	280元

---

書號 0111401

ISBN 978-957-444-894-4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畢飛宇

本書版權經由畢飛宇授權九歌出版社繁體中文版

委任安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代理授權

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轉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造日子 / 畢飛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九歌，民102.08

面； 公分. -- (畢飛宇作品集；1)

ISBN 978-957-444-894-4(平裝)

855

102012079

# 目錄

楔子

## 第一章 衣食住行

7

1. 村裡的時尚 —— 16  
2. 分享就快樂 —— 31

13

## 第二章 玩過的東西

69

1. 桑樹 —— 72  
2. 烏窩 —— 78  
3. 九月的雲 —— 82  
4. 蒲葦棒 —— 85  
5. 螞蝗 —— 88  
6. 紅蜻蜓 —— 90

3. 身居廟堂 —— 45  
4. 水上行路 —— 63

### 第三章 我和動物們

95

第四章 手藝人

2. 馬 1. 豬  
| |  
109 98

第五章 大地

163

3. 棉花地

2. 稻田 | 1. 麥地 |  
173 | 169 |

1. 麥地 |

173

169

180

4. 自留地  
——  
183

186

1

183

7. 荆頭匠	6. 皮匠	5. 築匠
—	—	—

15

153

5. 築匠 —

14



## 第六章 童年情境

189

1. 磨坊	192
2. 水利工地	196
3. 打孩子	200
4. 葬禮	204
5. 現場大會	209
第七章 幾個人	229
1. 盲人老大朱	232
2. 嘞巴	238
	229

6. 父親的名字（二）	214
7. 父親的名字（三）	218
8. 池塘	221
9. 床	224
3. 黃俊祥	242
4. 陳德榮	247

# 造日子

畢飛宇——著

又名：蘇北少年「堂吉訶德」





# 目錄

楔子

7

## 第一章 衣食住行

13

1. 村裡的時尚 —— 16  
2. 分享就快樂 —— 31

3. 身居廟堂 —— 45  
4. 水上行路 —— 63

## 第二章 玩過的東西

69

1. 桑樹 —— 72  
2. 鳥窩 —— 78  
3. 九月的雲 —— 82

4. 蒲葦棒 —— 85  
5. 螞蝗 —— 88  
6. 紅蜻蜓 —— 90

### 第三章 我和動物們

1. 猪 —— 98  
2. 馬 —— 109

95

### 第四章 手藝人

125

1. 木匠 —— 131  
2. 瓦匠 —— 137  
3. 彈棉花的 —— 141  
4. 錫匠 —— 146

163

### 第五章 大地

163

1. 麥地 —— 169  
2. 稻田 —— 173  
3. 棉花地 —— 180

5. 荒地 —— 186  
4. 自留地 —— 183

7. 刺頭匠 —— 159  
6. 皮匠 —— 153  
5. 簾匠 —— 149

4. 羊 —— 118  
3. 牛 —— 112

## 第六章 童年情境

189

1. 磨坊	192
2. 水利工地	196
3. 打孩子	200
4. 葬禮	204
5. 現場大會	209
第七章 幾個人	229
1. 盲人老大朱	232
2. 嘞巴	238
	229

6. 父親的名字（二）	214
7. 父親的名字（三）	218
8. 池塘	221
9. 床	224
3. 黃俊祥	242
4. 陳德榮	247



# 楔子

我出生的那個村子叫「楊家莊」，我的父母親則是楊家莊小學的鄉村教師。一九六九年，父母親的工作調動了，我們一家要去一個叫「陸王」的村子。這一調，生活的謎底揭開了，五歲的孩子知道了一個很不好的事情：我們不是「楊家莊」的，我們家和「楊家莊」沒有任何關係，這裡的爺爺、奶奶、叔叔、嬸子、舅舅、舅媽全是假的。——去「陸王」也沒有什麼不好，可五歲的孩子感受到了一件事：他的生活被連根拔起了，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禿禿的。

我們家在「陸王」一直生活到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五年，一切都好好的，父母的工作又調動了，我們要去一個叫「中堡」的鎮子了，——去「中堡鎮」同樣也沒有什麼不好，可十一歲的少年知道了，他的生活將再一次被連根拔起，他所有的玩伴將杳無蹤影。

比起我的二姐來，我要幸運一些，我少顛簸了一次，我的二姐還在「東方紅村」待過的呢。

比起我的大姐來，我的二姐又要幸運一些，我的大姐還在「棒徐村」待過的呢。

嗨，這麼多的地名，有些亂了，重點說一說我的「陸王村」吧。

就在「陸王村」，我知道了一件大事，我不只是和「楊家莊」、「陸王村」沒有關係，我甚至和我周邊的農田也沒有關係，我的戶口是「國家」的。告訴我這個秘密的是我的一個鄰居，他比我大七、八歲，——他的依據是我們家的「城鎮居民糧油供應本」。一個孩子哪裡能弄得懂「戶口」、「國家」這樣尖端的科技話題呢，我最真實的感受是這樣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鄉，和「漢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麼地方的人呢？答不上來的。「國家」不可企及。等我知道「國家戶口」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差不多已經是一個青年了。

當然了，我不會為此傷神，更不會去問我的父母。孩子的直覺是驚人的，——我們來到這裡，不會是一件光彩的事；孩子的世故也是驚人的，——父母親一直不說的事，你就永遠也不要去問。

漂。漂啊漂。漂過來漂過去，有一樣東西在我的血液裡反而根深柢固了：遠方。我知道我來自遠方，我也隱隱約約地知道，我的將來也在遠方。我唯一不屬於的僅僅是「這裡」。

一九七九年，我們家離開中堡鎮，去了一个叫「興化」的縣城。作為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我的生活又一次被連根拔起了。老實說，這一次是我嚮往的，一個嶄新的「遠方」在等著我呢。但十五歲的少年犯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最容易犯的錯，我過於樂觀了。在興化，我們一無

所有，連一個平米的住房都沒有。我們一家就待在一個叫「人民旅社」的旅店裡，所有的旅客經過「我們家」門口的時候瞳孔裡都有狐疑的目光。我也很狐疑。父親說過的，我們「回老家」了，而我的生活為什麼如此破碎？一切都是臨時的，敷衍的。我的家居然還有代號：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個枕頭上都有鮮紅的「人民旅社」。到了吃飯的時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機關食堂。——我至今不喜歡酒店的生活，多麼豪華的酒店我都不喜歡。

艾青有一句詩，「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裡的新客了。」我發誓，在我讀《大堰河》——我的保母的時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覺得這句詩是我寫的。詩的好壞其實就是一個時間問題，所謂好，就是有人搶在你前面把它寫下來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還是「新客」的時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當你不再「新」的時候。我就此成了一個憂鬱的少年。我時常懷舊。我想念我的「楊家莊」，想念我的「陸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鎮」。在我的故鄉，我堅定了一個想法，我有過故鄉，只不過命運把它們切開了，分別丟在了不同的遠方。我遠遠地望著它們，很少說話。十五歲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佈滿了老人斑。  
這一切都是怎麼發生的呢？這一切都是註定的，在我出生之前就註定了。

早在一九五七年，在我的母親還懷著我大姐的時候，我的父親成了「右派」了。「右派」這個詞很有意思，我翻譯一下，其實就是壞人；好人呢，好人當然是「左派」。我們的政治向

來就是站隊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邊」就是站在「右邊」。回過頭來想想，幸虧我不是一個房地產的開發商，如果是，我想我會急壞的。在「左邊」和「右邊」之間，——那是一個多麼開闊和巨大的中間地帶啊，它怎麼就空了呢？它怎麼就沒人的呢？它怎麼就沒有樓盤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麼遼闊，它硬是拋荒了。

作為一個「右派」在一九六四年所生的兒子，我不是出生在張家莊就是出生在王家莊，不是出生在李家莊就是出生在趙家莊。這是一定的。同樣，我不可能屬於張家莊、王家莊、李家莊、趙家莊，我只是要經歷它們，感受它們，看它們，聽它們，撫摸它們。這也是一定的。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呢？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很滿意。沒有比這更好的「人之初」了，我可以在大地上開始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計畫，一切都按部就班，鄉村、小鎮、縣城、都市，很齊全。一天又一天，我從它們的背脊上「過」過來了。

我如此滿意，需要感謝誰呢？這個問題難住我了。——不，我沒有感謝，關於這一切，沒有什麼人需要我去感謝。如果我一定要感謝的話，我只能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用他們半輩子的不幸和屈辱替他們的兒子爭取到了廣闊。這是奢侈的。但我不會對我的父母說。這樣說很不孝，幾乎就是罵人。

我只會說：「命運讓我這樣，我就這樣了。」這句話很沮喪，這句話很自豪。  
事實上，我既不沮喪也不自豪。我很平靜，是一個老人的語調：「命運讓我這樣，我就這